

# 六家文選

WA 35  
20  
28

東京図書館  
漢書門  
文章類  
五の冊  
二三號  
五架  
函







明治十年購求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眞學士李善注

論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翰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

著葛布峨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

銑

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爲論之  
是非善曰此假言也爲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  
字公叔爲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著絕  
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主人曰客奚此



之問向曰奚何也善曰奚何也何故客曰夫草蟲鳴則

阜螽終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

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離謂虎文如離畫善曰欲明交道

不可絕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離阜螽鄭玄曰草蟲

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離虎已見思立賦淮南子曰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

網因縕云於相感霧涌雲蒸嘒嘒相召星流電激

良曰網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應嘒嘒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

星流電激言相應之速也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

相召星流電激以相應之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

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

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

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

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己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善曰此明良朋

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

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

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

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善本膠

漆志婉變轉力於填篴秩移切銑曰琴瑟填篴皆樂器其聲

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篴其芬如蘭

道合膠漆則志順填篴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

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溫鬱酷烈

漆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

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

曰婉變董公填篴已見鸛鵲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

玉書王謀盤而刻鐘鼎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

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壁禹所刻文名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

於其上以記之也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

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

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

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濟曰匠石見垺

土匠石運斤成風聲以斲之聖盡而鼻不傷後垺漫者死匠石為之

輟斤矣伯牙鼓琴意在於水鍾子期聽之曰湯湯乎其若流波也後



鍾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善  
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鄧  
人望其墓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而鼻  
不傷鄧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  
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為寡人為之匠石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良曰范式與張邵為友邵卒乃  
相及式乃服友服而以赴之將窆而極不進母撫之曰元伯豈有  
邪遂停柩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范巨卿既至叩喪曰行  
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訣遂自執紼引柩車乃前款款誠也尹敏  
與班彪友善每相見書即至頃夜即逢曙陶陶和樂貌善曰范曄  
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  
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墳將窆  
而極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  
永從此訣遂留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  
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  
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書即至頃夜徹旦彪曰  
期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馬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  
期死伯牙破琴為陶陶哉

所不知心計莫能測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  
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善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  
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其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  
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曆不能得而況而朱益州  
凡乎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待中也而朱益州  
汨骨舜敘粵謨訓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銑曰汨  
鷹鷂娘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銑曰汨  
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驚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謨訓蒙客自謂也客疑  
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  
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舜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  
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  
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  
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  
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娘妃  
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懷豺虎主  
長楊賦曰蒙竊惑焉已見亡命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主  
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汨將澤不覩鴻鴈雲飛

向曰听笑貌循絃曰微澤有草曰沮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逢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所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無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弦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政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鵲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蟻屈從道汗鳥隆濟曰握持也金鏡喻明道

汗猶殺也日月聯璧贊疊疊鬼之弘致雲飛雷

善本作電薄

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

良曰日月聯璧謂太

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友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善曰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編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謨也睿聖也至夫組織





仁義琢磨道德歡善本作驩其愉樂恤其陵夷翰曰組

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

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善曰此言良

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

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

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寄通靈臺之

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

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銑

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

善曰良朋欵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

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

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

郭象曰名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

見辯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素雅

素也萬古一遇逮叔世民訛狙七詐風起谿谷不能

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維力

之末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

偽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

損友之道也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

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騷雷激並起而救之

莊子孔子曰凡人之險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賊曰生

亦不能開愚天之遠惑焉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於是素六盡

利交興天下蚩蚩焉雷駭

如水之淡也善曰毛詩曰蚩蚩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

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然善本有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

術焉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

韓詩曰報我不術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薛君曰術法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翰曰董賢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石顯梁冀



憲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歷猶重也泛言利交之中有重

於此者善曰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

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離刻百工鑪捶靡萬物

恣日積實憲已見范曄官者論吐漱興雲雨呼喻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

海疊其燠灼銑曰離刻鑪捶喻造化也與雲雨謂恩澤也下霜

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登疊謂懼燠灼猶威也

善曰覆載天地刻離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

之志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顥莊子音義曰捶

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

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從懼也夏侯湛東方朔書贊曰仿

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

震耀都鄙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

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

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

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

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

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吉之時鄭玄曰象

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高見已見辯命論范

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

馬如龍也皆願摩頂至踵墮許惟切善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子誓徇荆卿湛沈宗族善本作是日勢

交其流一也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

物曰狗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

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

將善本作

平原而聯騎居里閑而鳴鍾良曰將等擅專也陶朱

至巨萬鄧通者文帝寵之賜銅山令得鑄錢鄧氏之錢布於天下郭

況家多金寶時人謂之金穴漢時濁氏以賣脯連騎張氏以馬醫鳴

鍾開里門也善曰陶朱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

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嘗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

天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

陶白貫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汗而鳴鍾公白圭程鄭羅褒皆貴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善本作



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  
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開則有窮  
巷之寶繩樞之子善本作莫宵燭之末光邀潤屋  
之微澤魚貫鳬躍馳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露  
玉笋之餘歷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莫幸也甘茂謂蘇代曰  
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  
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鳬水鳥也魯連子曰君鴈鷺有餘粟  
餘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鳬之踊躍馳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之粟  
殘餘之歷者言少也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  
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  
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夜女乎夫江上之夜女有家貧而無燭者  
夜女相與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夜女曰妾以無燭之故當  
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夜女相與留之今臣奔逐於秦  
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  
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出自荆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  
瞥見鳬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會連  
子曰君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  
君稻梁說文曰竿王爵也史記淳于街恩遇進款誠援青  
髮曰親有嚴客侍酒於前時賜餘歷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銑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  
貞指白水以表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賄  
謂財貨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  
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恩致款誠禮記曰其人在也  
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陸大夫燕  
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摺紳羨其登仙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燕喜謂酣樂也西都

郭泰傳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偷欽之後將歸摺紳士子送之與李膺  
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願也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  
聲籍其音義曰狼籍其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  
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  
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  
危言覈論東

加以頌美頤蹶將頤涕唾流沫濟曰蔡澤頤頤蹶頤涕唾流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沫西揖彊秦之相而奪其位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

盛典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丞宴問子

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寘致

也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

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

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斯則斷金由於秋水隘勿頸起於

近悲其所鄉者乎

苦蓋胡臘切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勿

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

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相故云陳相撫翼謂

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厄楚奔吳陳張困

秦立趙也善曰言宰嚭由伍負濯既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負陳餘

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

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

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犂州犂之孫亡奔吳亦

以嚭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何

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犂孫楚平王誅州犂否因懼出奔聞

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

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

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皋吳子使太宰

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嚭或作帛否或作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

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也善本作

如父子携手遊秦撫翼俱起

善本作

倫字

無不操權衡秉纖續衡所以揣其輕重

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

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持絲量氣之麤細若勢輕

氣微雖行如顏回冉耕德如曾參史魚終不云重也龍翰鳳雛喻君

子蘭薰雪白喻芳潔善曰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

淮南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

二文選卷五十五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以任權而鈎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  
稱上曰衡尚書曰厥貢織纈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纈以候氣運  
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翼書鑿齒襄  
陽記曰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  
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舒向金玉  
蘭芬也葛龔薦郝彦文曰雪白水折嗽然曜世也  
淵海卿雲黼黻河漢向曰董仲舒劉向文章如金玉之珍  
黼黻之麗河漢之廣黼黻錦繡之屬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  
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  
雲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  
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互耀黼黻華蟲學士有文章猶絲  
帛之有五采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書者視若游塵遇同土  
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經渭也  
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濟曰雖有顏冉曾  
史之行舒向卿雲  
一毛而濟之土梗謂解所土人木人也菽豆也善曰游塵土梗莫肯以半豆  
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視之若埃塵秘含司馬諫曰命危朝露身  
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榛梗  
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子若衡重錙銖續微  
曰楊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也

影撇滅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良曰錙銖輕也影撇續飛負喻微有氣勢  
惡之行驩兜帝鴻氏之子為掩義隱賊之行荆楚也莊驕為盜跋扈  
於南楚巨猾大猾亂也盜跖為亂於東陵東陵地名善曰錙銖已見  
沈約彈曹景宗文侯謹箴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孫行  
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諸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共工也蒐隱慝惡  
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  
驩兜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  
莊王曰莊驕為盜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眦跋扈東陵皆  
盜跖也已見在助王險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疊驕其略切皆

便辟導其誠翰曰匍匐伏行倭也邪行皆謂恭也折枝按  
見有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驕盜跖之徒亦為之盡敬按摩手足  
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柔弱貌便辟曲  
諂貌導引也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於勢人也善曰說文曰倭也  
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倭迤蒲服而謝曰  
見季子位高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宋人曹商曰

二見之五十五卷



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疽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繇王閼侯亦貴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詞曰如脂如膏韋王逸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銑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筍以裹魚肉也張張安世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善曰禮記曰苞苴簞筍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答賓戲曰銑思毫芒之內也

凡斯五交義同賈古攬故相譚譬之於闌

闌林回諭之於甘醴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聲賣也譚拾子曰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其勢然也闌闌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其故速壞也今言桓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誤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

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誤為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迭若波瀾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覆迭疾若波瀾相從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此則何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

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也善本作矣字良曰徇求也言求利情同譚詐則異變化謂貧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朱博所以為凶隙於末也善曰言貪利情同譚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至丞相與博有隙也。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

之晚。善本有平字。翰曰：規，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

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善曰：莊子曰：規規然

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

羅後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

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然，善本無

梁傳曰：王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然字。

生三黜，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黜也。銑曰：殄，絕也。黜，

罪也。言隨勢

之人必敗德絕義與禽獸同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黜，廢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

禽獸相若也。與難固易攜。誰訟所聚，二黜也。向曰：攜，離也。訟，

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貪食貞介所著，三黜也。饕餮，貪財食

也。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善曰：饕餮，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櫝。古楚

朱穆昌言而示絕。有言哉，有言哉。良曰：梗，病尤過也。王丹子有同門生

喪親，白丹將慰之。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櫝，楚杖也。昌，當也。言美

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速，召也。有梁之初，淳

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

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

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

焉。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指也。楚，荆也。夏與櫝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上。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近世有樂安任

時多寄言。渾池得宗，周象得珠。白哉言乎。

時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翰曰：樂安，郡名。髦，

也。銀黃，謂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善曰：漢書上

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王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

官之長皆名譽也。進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善本作

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銑曰：適，美

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曹植王王粲，俊邁，猶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

與許邵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

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

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服子之弟

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俊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又見上卷



咸稱許郭吏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見一善則肝肝衡衡扼腕扼腕半遇一才則揚眉抵掌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朱紫由其月旦向曰肝衡肝衡鵠視貌扼扼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劭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有月旦評焉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肝衡已見魏都賦魏都賦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輜輶側擊側擊轉轉為坐客恒滿蹈其閭閻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登龍門之阪濟曰輜輶華車也輜車軸頭也閭闔門限也登李膺之門者謂之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助門限及奧隅者如昔人得升孔子之堂李膺之門耳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

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輶比轂填街陌轂填街陌說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輶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輶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閭闔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奧已見孔融薦禰衡表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走丹墀者疊跡良曰助視也人有賣良馬者立於市三日人莫能問伯樂乃旋視之來去顧之一朝而馬價十倍伯樂遇驥驥駕鹽車於吳阪驥乃仰而長鳴以伯樂知已也言士人因訪顧盼翦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票亦飄也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之庭也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曄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此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被僕也前被剪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辭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舊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善本作



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

翰曰締結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周惠子羊

角哀佐伯桃之美業也微美烈業也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於楚路逢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

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詞曰日聞赤松之清塵列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

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王將軍書曰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

雀鼠雖愚猶知微烈縣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日銑瞑目死也彥當為越為任昉死於新安葬於揚州楊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絲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家乃以水漬絲使有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馬之謁也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與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絲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貌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鄣藩之地

向曰藟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鄣山瘴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善曰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瘴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

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

邱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目止而觴之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退後衛亂穀目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邱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貴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

悠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采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鉞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

斗

二

六



十斛帛五四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轂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轂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

**孟門**豈曰嶄絕良曰嗚呼歎辭嶄嶄薄也言到治一何至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善曰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嶄嶄王逸曰嶄嶄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

**裂裳裹足**弃之長路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曰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然白貌零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治者信可恥畏也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

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雲蜀分說文曰零亦氣字

### 演連珠

善曰傳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儀以廣之演引也

####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曰君德星臣德日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



示猶君目相助以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  
 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以成生物 劉曰天地  
 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  
 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 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  
 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  
 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  
 書曰冲虛也鄭玄考 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濟  
 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水火金木土錯雜也違錯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錯以成其歲  
 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劉曰夫五行四時佐天地  
 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  
 繼節而俱齊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  
 五言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

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雖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

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  
 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劉曰三才理通極舍不異天地既然人  
 理得不效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  
 鏘之合韻 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  
 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  
 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為此所以無

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翰曰此章明君

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鍾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  
 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秤之物重於鍾衡必折所鑒之  
 形大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 劉曰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  
 尺之鏡照尋尺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衡則衡危於鏡則照  
 暗也 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 故明主程才以  
 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

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  
 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

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  
 切濫也 劉曰由衡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  
 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  
 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

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倉

善本作蒼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庸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立

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昊天也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云躬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貫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致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賢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濟曰此章明賢主棄賢良親邪媚藪澤也翹車使車也金馬碧雞神名鳳舉使者如鳳鳥之舉也言賢主

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棄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醺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

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施

善本作放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

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敝

善本作弊字

政五侯竝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

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鳳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夷謂積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劉曰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季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丘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祿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昭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匱於心

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曰也覲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



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  
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  
同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  
而百籟含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眴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

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而致能以至道招之  
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巢箕父也箕山名野顓也

幣帛也洗渭或去許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傳氏之巖見夢  
於高宗高宗微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振網不可致之亦由  
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不感時君之夢也 劉曰古之隱人結巢  
以居或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能詳  
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夢之  
符 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  
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  
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  
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  
耳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

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貴由曰沒何  
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  
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  
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  
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  
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  
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  
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  
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  
陸既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也有畔而眡

視

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

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

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向曰此章明聖人  
化物當以道德不

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失  
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  
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劉曰鏡質薄而能  
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



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

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景善本作影字乘馬班如

不輟太山之陰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嫗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嫗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思長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

行求滿堂之香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王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所思與之共理也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坡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繞梁已見張景七命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也飈急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翮者不求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也劉曰鸛鵲能飛不假風力鳴鵲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鸛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鳴鵲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鳴鵲謂之老菟鵲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曰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

巨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  
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足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  
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  
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  
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  
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 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  
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  
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  
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  
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且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  
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  
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  
對曰臣聞忠且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且之罪也乃  
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伯里  
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  
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言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  
賞胥目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目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即璞蒙垢不能吐曜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繁俊乂之臣屢抱

後時之悲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壅蔽明君故令賢者不得用

此喻君也雲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之也夫  
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  
蔽不能申聖明之德故數有失時之悲後失也 善曰言讒人在朝  
君目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  
助王蒙垢而掩輝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  
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  
以行譴人于尸子曰鄭  
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主善本作生字於

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而後名彰言香委灰而香芳音以絃急  
而繁亦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善曰香以燭  
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女沒身而譽立烈士效節而名彰  
上林賦曰酷烈芬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彊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楊善本門之哭

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觴之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酌樽以獻晏子命徹去之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孔子聞之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後魏武侯哀侯趙敬侯三分晉國故云三晉也晉人規宋反報晉侯曰宋楊門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規哉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彊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劉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善曰齊堂之俎已見張景陽雜詩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曰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謹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無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劉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豈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日勿流乘風載響則音微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流榮名緣時而顯銑曰此

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微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劉曰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盛受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劉曰此言



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善本作湯谷之晷揮翽生風

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

助洪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暘谷曰出處晷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

揮翽生風亦能續白晷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子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從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以善本作故字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墜落也芝蕙香草言春秋生殺不以善惡而易寒燠聖主理人貴賤

而殊威德也肅嚴普徧洪大也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故詩云桑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煦

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慣善本作貫字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史清耳

而無伶倫之察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

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聲

繫神難成也人亡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劉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

世本曰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

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理至其極則同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

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二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

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



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水滌案盛黍稷烜音燄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向曰此章明事至於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評言釋解也南荆南楚也寡和之歌謂幽蘭白雪也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往說而請之野人不聽鄙人馬圍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邪野人大悅解而還之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陳其芳義野人所不善是事不適時也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後注同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其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平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

操曲也玄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煙息猶香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良曰此章明人不可以託闇潛形以智隱詐也匿藏也重光日也貞正昭明忒差也夫人藏形於闇自以為密日發光藻而照之隱情於智自以為匿聖人垂正觀而明之然日非尋捕聖非探憤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景欲藏形託闇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曰儺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立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王聖明

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也二臣謂費無極鄢將帥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目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劬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劉曰凶邪亂正亦言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鄢將帥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北

善本作百字

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

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銑曰

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慕古人也北里樂名操曲婉孌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里之曲待西施之容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劉曰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二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

蒙不繫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

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歡童昏之心德表

善本

有生民倫

善本無倫字

不能救棲遑之辱

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

以力移也勗勉勸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己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已之辱也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勗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答賓戲曰聖喆治之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昭

善本作照字

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

而謬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環也檢猶分也揆度也言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難明何者天道有定晷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



有節尺主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  
萌魏武失之張邈善口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  
妄政常心乖性命之指  
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眡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竝質不能共其休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  
以殊能兼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  
隔也夫傾聽求聲者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  
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劉曰耳之與  
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  
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陵善本作  
凌字霄之節厲翰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  
烈之女豈樂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故

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  
影以時不可動故厲節不可違故執操也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  
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列士貞女奔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  
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關通曰婦人有幽居守  
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陰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相撥之君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得其足矣鈞天中  
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天為設廣樂也

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邑密卓茂所理人也黎衆也時雍太  
平化也豐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彭湯也天聽足於音不思廣樂身  
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于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風  
漢朝之士不思躬德也劉曰桓撥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  
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  
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  
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  
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其辟此恭  
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其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也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今卓茂已見  
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而撥謂  
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志其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  
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目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蒙同暇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珉珠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

俱困功偶時而竝劭向曰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

為君也離朱明目人喻賢也蒙瞍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  
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珉珠石名喻愚也換易也困遲也夫  
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珉珠咸歸匿耀亦猶  
世昏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助繼也劉曰運若時來  
則賢名易與數逢流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  
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去轡也頓猶舍  
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  
韓詩曰蒙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蒙瞍子具而無見曰蒙大戴禮  
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  
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武夫已見上文

目聞示應於近遠有司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

是以寸管下倭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齊曰此章明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

倭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詐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則天地  
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詐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  
匿乎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  
之義也以夏至立文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  
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  
閉塗墍必周密布緹慢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  
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  
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倭猶向也周禮曰土  
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經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

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

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  
故能盡其容言聖人虛已應人亦猶鏡也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



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則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妙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圉善本作啟字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

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

其會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圉止樂之物鼙小鼓也夫祝圉鼙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士以審要會也劉曰大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常善本作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

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存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善曰言為政

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俎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之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闕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鼉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隊也言及遇隊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隊也言及遇隊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蕩也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衝隊也言及遇隊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



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良曰震風大風也洞疾夏大傾側也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瞶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劉曰言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疑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係乎靜則動貞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而動正也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靜也周易曰貞是以淫風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向曰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廉潔之士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廉潔也劉曰此謂物無常性唯化所珍故水本蕩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史參史史魚並已見上文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二簪

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遺棄也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其哀孔子使弟子問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言人達時所用或有可棄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之悲少原流慟蓋欲激厲澆俗也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慟銷輕薄之類風後注同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不善本作弗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



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興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墮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遂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即笛踈而吐音

銑曰此草明聖人不枉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也網網也大鼓曰賁

即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外於雲則為繳沈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濟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

善本作貴字

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

勿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天下於友比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汚漫我因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徇義也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借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義以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



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  
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益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  
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已見栢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良曰此章明棄虛收實也圖書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火於  
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  
也劉曰此言今人尋本而弁末也善曰  
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是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蹟深  
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

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  
六爻絃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  
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  
已見上文善本此一段在圖形於影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  
晷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

至近非能理契者察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劉  
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  
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

能見淺深非目不  
明也其勢難覩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索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槽善本  
作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  
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

毒也陵原也關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隱於海  
也槽大楯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槽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  
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迴魯連之志周  
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



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向曰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不足也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索不

能遙是以逞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

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柏也天損謂霜雪也貞於期謂

雞鵲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鵲霜雪不能凋松柏也遙侵也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索不能遙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燕受人益難遙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解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幪莫經切幪莫公切

#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五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也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女史作箴以戒

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始

善本作既字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翰曰茫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形有似陶人為器也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居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

二 選三十五

十一



之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在帝庖義肇經天人爰始夫婦

以及君曰銑曰庖義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是立夫婦君臣之道也善曰周易曰包犧氏

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家道以正善本有而字王猷有倫向曰猷道倫治也善曰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婦德尚柔含章貞吉齊曰言婦德尚

柔順也易曰含章貞吉也善曰周易曰坤至婉嫕賢淑慎正

位居室良曰婉嫕靜淑也正位謂皇后也善曰漢書曰

曹大家列女傳注婉嫕和嫕深遠也毛施衿結褵禮虔恭中

饋翰曰褵纓也虔敬也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也善曰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之夙夜

無遺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肅慎爾

儀式瞻清懿銑曰肅敬儀法式用懿美也善曰樊姬感

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

二主易心向曰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於政事齊侯衛姬以相

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矯直厲勸也二主楚莊齊桓也

善曰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待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姬

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昔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

相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

豈無畏知死不吝齊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漢元帝幸虎圈

以身當之言此人豈不懼為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辛虎圈獵獸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

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班妾有辭割歡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良曰成帝嘗欲

與班婕妤同輦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言此豈無思念於懷所以割歡者防患微遠也

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



具月滿則微翰曰殺滅具編也 善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周易曰日中則具月盈則蝕毛

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飾

其容而莫知飾其性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爲山之難廢似

發機之易也向曰飾容謂理裝梳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善曰蔡

豎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

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

之藻之克念作聖濟曰愆失也 良曰斧藻謂脩飾也克能

也言脩飾道德則爲聖人 善曰法言曰

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節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

斯義則同衾以疑翰曰言善則遠亦應背義則夫婦亦相疑

同衾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

爲遠善曰周易曰言行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勿謂幽昧靈鑒監字無象勿謂玄漠神

聽無響向曰幽昧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爲於闇靜之處

爾榮天道惡盈濟曰矜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天道

恃爾貴隆隆者墜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 善曰楊

小星式善本作彼攸遠翰曰詩云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

遂在中饋貞吉言盡婦人之道 善曰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

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

必遂 比心冬蠱斯則繁爾類銑曰蠱斯蛇蟠也言無妬忌故種

也善曰毛詩曰冬蠱斯羽說歡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向曰過

言歡不可過分寵不可專擅 善曰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

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襲黷其

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 專實生慢愛極則

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濟曰慢因專擅生損因盈滿至此

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魯連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者也



良曰翩輕也言美者人各自為美懷輕薄之行則自取尤過善  
曰列子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  
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君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翰曰言為妖冶之容而求好者是君子之讎也

結恩而中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

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銑曰翼翼矜矜小心貌興盛也善曰太公金匱師

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也 靖恭自思榮顯所

期女史斯善本作司字 箴敢告庶姬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庶姬

衆妾也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

寶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

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時因隨寶憲行遂作

也此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善本有 車騎將軍

寶憲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寶皇后所譜憂卒寶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

改年曰永元又曰寶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寶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臨朝黃亮聖皇登翼王

室翰曰黃敬亮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外為三公使輔王室善曰尚書曰三孤黃亮天地弼余一人登翼謂登輔翼

也納于大麓惟清緝熙銑曰麓錄也言使大錄萬機之事也緝熙光明也善曰尚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毛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

治兵于朔方向曰耿秉為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寶憲北

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鷹揚之校螭虎之士

爰該六師濟曰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



王乃作大誓曰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  
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 暨南單于

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

良曰暨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  
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 元戎輕武長轂四分 善曰元戎大戎  
胡會虜北實太后從之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

車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  
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者  
先驅穀梁傳曰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善曰輜車也言  
長轂五百乘 兵車之衆如雷

聲也蔽塞也 善曰漢書楊 勒以八陣洳以威神陣一曰八

方二曰圓三曰牡四曰牡五曰衝六曰輪七曰浮沮八 玄甲耀

日朱旗絳天 濟曰玄黑色絳赤色耀日絳天言其盛也 善曰  
漢書曰發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大朱

旗 遂陵高闕下雞鹿 善本作瀉字良曰陵上也高闕雞鹿  
皆山名 善曰漢書曰遣將軍衛青

出雲中至高闕臣瓚曰山名也 范曄後 經磧幽絕大漠 善曰  
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磧石

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漢 斬溫

禺以豐鼓血尸逐以漆鏑 善曰溫禺尸逐皆匈奴君長名  
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豐鏑劍

鋒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左右溫  
禺鞬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

次左右尸逐都侯左氏 然後四校橫徂 善本作 星流彗掃

傳智瑩曰不以豐鼓也 然 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善曰  
向曰校隊也徂行也星流言疾也 彗掃言除也此並威武之盛矣

蕭條萬里空遠之 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

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域也殫盡也旆旗也言既平 遂

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 善曰踰跨皆越也乘上也涿邪山  
名安侯河名燕然山名 善曰范

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涿邪山又 躡冒頓

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善曰躡踐焚燒也冒頓老上匈奴  
君長號也區落部落也龍庭單于

祭天所也 善曰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  
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

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向曰摠舒也高祖為匈奴圍於平城文帝時匈奴殺北地都尉印言今誅之是舒高祖文

帝之宿怨光祖宗之神靈也憤怨立神也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

文紀曰匈奴攻朝那塞殺北都尉徐廣曰姓孫也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

大漢之天聲濟曰恢大拓開也言下固子孫大開境宇振我天子之聲也善曰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

咨所善本作茲字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

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良曰咨嘆美也刊削也善曰漢書楊雄上疏曰以

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鏐舒王師今征荒裔勦凶

虐兮昨海外善曰鏐美勦絕也言美我王師征伐荒裔絕

眇又曰相土烈善曰毛詩曰於鏐王師遵養時奠其邈兮巨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竭

也善曰說文曰碣立石也碣與碣同音義曰渠烈切熙帝載

兮振萬世向曰熙廣也言廣帝之年威振萬世善曰尚書曰有能熙帝之載

###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

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

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雎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

慕唯仁為紀綱良曰譽聲譽也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

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理何能傷人乎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及於

心不慙然後動也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銑曰臧善也善曰

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在涅貴不



溜暖暖內含光

向曰涅黑泥也溜黑免暖暖闇昧貌言在俗不染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晏子春秋仲泥曰星之昭昭不如月之曖曖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柔弱生

之徒老氏誠剛彊

濟曰老子云柔弱勝剛彊河上公曰柔弱勝剛彊者死之徒也

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勝剛彊者生之徒也

又曰柔弱勝剛彊

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

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悠然其猥故重也悠悠長遠之貌也

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鄭互曰行行剛彊自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

慎言節飲

食知足勝不祥

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足不辱故勝不善也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善曰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

向曰載隨父伍蜀郡太守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可之乃表上其文晉

帝使譙而記焉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敏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譙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我我

岷山古曰梁山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遠屬荆衡近綴岷嶓

岷山古曰梁山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也

南通邛僰北達褒斜

邛僰山名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冢皆山名也

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山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

狹過彭碣

高踰嵩華

越也善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名踰山相對立如闕號曰彭門孔安

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惟蜀之門作固作鎮

險可為固也

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也善曰鄧元水經注曰小劍戎北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劍閣也

窮地之險極路

又選五十六卷

七



之峻良曰言窮盡地之險極道路之峻也善曰周易世濁則

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固故遇濁世則逆

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開謂晉使鍾

會平蜀而開之善曰閉白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

鍾會之伐蜀雖在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

二田生獻壽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衆可敵百萬故能吞諸侯

生謂肯也獻壽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勢之險也善曰漢書田

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

秦也矧茲狹隘土之外區向曰矧况茲此也狹隘阻也區域

一人荷戟禹夫越七險阻一人荷戈萬夫不能進也

善曰陳琳爲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戟萬人不得進廣雅曰越越難行也善曰漢書田肯

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險也昔在

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琅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

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

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翰曰喜歎也魏武侯浮

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之

國左洞庭德義不修禹滅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爲政不道武王殺之

由此言之若君不修德則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洞庭湖名

孟門山名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善曰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

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

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武侯曰善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銑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

也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天命弗易左氏公孫旣滅劉氏

傳曰凡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

銜壁向曰公孫述據蜀稱帝光武使吳漢伐滅之劉禪王蜀魏使

孫述爲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爲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

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

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

楚子圍許僖公面縛銜壁



阿敢告梁益

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誡也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

石闕銘一首

并序

陸佐公

良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

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此神闕在端門外夾道而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善曰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人倕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昔者

善本作在字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

夏政

翰曰格至也文祖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天乙也黜退也夏桀也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王月上曰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而晷緯冥合天人啓慧

臣

克明俊德大庇生民

其揆一也

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晷影也緯星也謂日月五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底覆也言舜禹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賢才庇

覆兆庶其揆一也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大啓之心人慧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威侮五行

怠棄三正

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也善曰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

刑酷然炭

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躋地無歸瞻烏

靡託

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其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躋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



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

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又曰瞻烏爰止于誰

之於是我是我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

提是萬福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拯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提猶

取也言敬神祇以取多福也善曰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樂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

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

老曰遐邇一體中外提福毛於是善本無於是二字龍飛黑水虎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

武自雍州刺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天地行止也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

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一月義旗發自襄陽已西檄京師東都賊曰龍

飛白水陳孔璋為素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

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脩許昌宮賦曰曖曖低徊天行地止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

降火之祥龜巫協從人祇響附蛇也黑雲登壇祭天也

武王濟河火流為鳥此並聖人之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善曰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駿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

流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穿曾露頂之豪箕坐

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向曰穿曾露頂

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領執利請振擊無道也善曰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

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

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曾人去會稽

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戒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



趙充國頌請奮其旅千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夏首憑固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

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序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鼓未通凶渠泥首良曰赫盛貌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皆泥其頭面

以降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今日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殲厥渠魁張溫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引舸連軸巨檻接艦盧

鐵馬千羣朱旗萬里翰曰引巨皆大也舸軸檻艦皆舸也鐵甲也言水陸發軍也善曰吳都賦曰引舸連軸巨檻接艦鐵甲之馬范曄後漢書公孫瓚與子書曰屬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朱旗

已見上文折簡而禽盧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餘善本作鏃善本有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銑曰折簡謂策善檄

遺字鏃善本有樊鄧威懷巴黔底定銑曰折簡謂策善檄

軍書盧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戰也無遺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

善曰魏略曰王陵密欲立樊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江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湍兵死者十而七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書曰震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

藩籬戰同枯朽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折也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弊攜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

力其勢然也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濟

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等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歧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霄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罪弔民善本作人字農不遷

業市無易價善本作賈字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

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其業也善曰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雖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桀爲無道湯立爲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

二日非止萬機翰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皆入會而奉圖謀軍書更至也書曰一

日二日萬機也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張助願奉三年計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隩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尹檄重迹而狎至尚書

日就航業業一而尊嚴之度不侵於師旅淵默之容

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謀

成凡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言失也言梁武雖居軍

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

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授首謂引頸受斬也善曰

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免曰謀如湧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聞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梁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緹而下尚書曰獨

夫受洪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向曰焚棄綺寶謂崇儉也帝王紀曰王命歸璇臺之珠玉

於諸侯人咸喜也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爲席衣以綾紃者三千人又曰武王伐紂紂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



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指麾而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四海隆平下車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

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派大水也言齊朝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

而武帝救之也均齊也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派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祀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汜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於是仰協三靈府善本從億兆受昭

華之玉納龍叙之圖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玉赤龍負圖以瑞堯也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叙受納者言升為天子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貺交錯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收歸曾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王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楊雄覆靈賦曰大易之始河

類帝裡宗光有神器升中以祀

羣望攝袂而朝諸夏翰曰類裡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

辰山川也攝整袂袖也諸夏中國也善曰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曰禋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

策刑從中典銑曰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叔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車觀漢記段熲上疏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

南服緩耳西羈反舌劍騎穹廬二曰刑平國中典也

之國同川共穴之民善本作人字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瑱

離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語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未到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鉞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同穴表揚之域共川卑飲之國

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罄空萬里

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濟曰交臂屈膝謂目服也厥角叩頭也稽



額拜也鑿空謂鑿山以通道也懷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郭無警言晏  
清也 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  
也百姓若見朋厥角趙岐曰獸角叩頭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  
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  
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懷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  
遠逃而漠南無王廷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  
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音 於是治定功  
銀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成邇安遠肅志茲鹿駭息此狼顧

良曰邇近肅清也  
鹿駭狼顧喻賊警

擾也忘息言無也 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  
邊境無鹿駭 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六樂  
六代之樂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善曰  
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  
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賓軍  
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

款關之學如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  
則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門請見者如人

之趨市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  
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  
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通集乎文雅之園翱翔乎禮樂之場史記  
曰田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  
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 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興建庠序啟設郊丘一介之才

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郊南郊  
丘園立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

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也 善曰漢書曰平  
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周禮  
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書 於是天下學

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

濟曰言庠序之興  
故學者如順風而

靡皆歸之於梁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  
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  
禮讓為國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

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蕃質子奉  
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

言皆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方之面也靜息謂無備也簡略也  
阜厚也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



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準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

莫不芟夷翦截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摹則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中也言前代法則故事

有煩亂人者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曰不暇給規摹引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截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

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銑曰哀公三年火季桓子命書藏象

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理象焉憲法也言布法以示人也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身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戴記顯游觀之言周

史書樹闕之夢

白曰禮記戴聖所傳故曰戴記仲尼與於蜡事畢出游於觀之上觀則闕也文王自商至程

太似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北荒明月西極流精之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也善注同

海岳黃金河庭紫貝

濟曰西北荒有二闕高百丈上有明珠徑三丈崑崙山有流精闕海岳

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貝闕名河伯所居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鐵鳳之工

良曰皆闕名也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或以聽窮省冤

或以布治懸法

翰曰李九闕銘曰悉理聽省乃無窮

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銑曰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

榮重也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

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之里也



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

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

大烈業湮沈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大闕宋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記大業沈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誰耳

目無益章程也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

美人賦曰上宮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闕高壯可

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

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審曲直

善本無之官選

明中之士陳圭置臬魚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

創華闕濟曰審察也謂察曲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

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始起華闕以飾國門也善曰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曰順數也明

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又

曰匠人建國求地中置槲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槲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象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

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諲草創之西都賓

曰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

簇良曰天紀星紀也太簇乃正月律也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

次也漢書曰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構茲盛則

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翰曰盛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

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步而行以表敬也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

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

鑄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公夫人

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物觀雙碣之容民善本作識百重之典

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姓觀之以知百代人作而萬物觀西京賦曰圓闕踈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徐幹七喻曰豐屋廣夏崇闕百重作範垂訓赫矣



壯乎

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 舍曰郊正釋機曰創制作

君陳寔誅曰

爰命下臣式銘磐石

濟曰下臣無自謂式其

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

良曰建

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

洛咸為帝宅也 善曰此言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

帝宅也周禮曰惟王正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

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洛誥蔡邕祝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

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象

闕是惟舊章 善曰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

由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舍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 銑曰青蓋謂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

善曰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

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及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

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

成天下者楊州之君子藏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

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 大人造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

與茲雙起 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德也言君

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

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

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

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圉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偉

哉偃蹇壯矣巍巍勞映重疊上連翠微 濟曰偃蹇

貌重疊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

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

附委篋知歸

良曰周禮懸法教於闕泮日而斂之委篋謂藏書

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泮日而斂之懸書 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

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



之大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善曰甘泉賦曰洪臺崑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丁句西京賦曰反宇葉葉何禎許都賦

曰景福鬱枕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懷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制善本作

摸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銑曰上圓天也下矩地也謂取摸法於天地也

俛俯也周望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善曰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前

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南湊五方向曰賓列也四會道也九

另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

北故云却背也後注同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

永配無疆濟曰言此闕同天地長久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也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鬱鬱重軒穹隆色法上負製摸十四字字至尊所改也

新漏刻銘一首并序良曰武帝以舊漏刻乖舛乃令祖恒更理之故曰新漏刻也

陸佐公善曰劉璠梁英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暕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

度無准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漏刻之義也佳法也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曰入後漏三刻為昏曰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挈壺命氏遠哉義用銑曰

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銑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遠哉歎此義之用遠也善曰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揆景

測辰徵也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向曰揆度也徵巡宮也戒井謂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曰晷及時晝漏盡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也

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徵宮謂徵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斗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

又見卷六

又見卷六

又見卷六

又見卷六

又見卷六

又見卷六

又見卷六

又見卷六



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

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侯殄滅攝提無紀濟曰司歷主歷之官

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

而不密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也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

綽之銘空擅岷玉岷玉喻文章美也言此二人虛擅其文而無益也善曰陸機孫綽皆有漏刻銘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崑

山弘度遺篇承天垂旨銑曰李弘度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百意也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

歷術令有布方冊善本作布無彰器用向曰方冊史書也言雖有法竟未成施行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曰立武之道布在方策左氏傳臧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

譬彼春華同夫海棗濟曰春華言不實也晏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亦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秦穆公乘龍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亦蒸棗故花不實也公曰吾伴問晏子對曰亦伴對之言何李法亦無實也善曰春華言其文麗

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曰摘藻如養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故水亦蒸棗故

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漁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陰令魏王所造故云出自會稽會稽郡名

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涌以臺舊涌給宮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

令魏王造即會稽內積水遼方導流垂則也言聚水引派

史王舒所獻涌也

皆違正法善曰陸機涌刻賦曰六日無辨五行不分向曰

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筐也

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

法調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善曰淮南子曰冬至子

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還六日終而復始高誘

曰還六日今年以于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後宏舊漢儀曰晝夜漏起

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歲躔閏茂月次姑洗太歲

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在戊曰閏茂季春之禮變商俗良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書曰商俗靡靡利

靡利曰業類補天功均柱地

惟賢絕言齊天地壞絕而梁武能補柱也善曰列子曰昔女媧氏練五

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釐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

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言河海不池浪也

東風入律青雲于呂至道之應也金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

其政太平則河海夷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

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于呂連

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故搜奇竄帶貢神香步天材而請猛獸乘車

以濟弱水于

今十三年矣坐朝晏罷每旦晨興向曰晏晚晨早興起也

曰曰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晏罷以

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晨興辟四門來仁賢屬傳

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夜呼曰以詔百官使早起屬繫也言

君繫於此善曰集云雞

人二字是沈約所改作也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良

星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象謬誤也言違誤

失常善曰左氏傳張曜曰火中寒星有尸退鄭玄毛詩箋曰火星中

寒暑退陸機漏刻銘曰寤蟾時乖啓閉箭異錙銖開以箭

蝮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漏水也八兩曰錙二十四銖曰兩言崔曰漏壺箭失開閉長短之節

善曰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注曰八

兩為錙漢書曰二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



升庫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授之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善曰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

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金漏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善曰言盡用金而漏建武遺蠹咸

和餘舛

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帝年號蠹朽爛也舛差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霍顯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

即上魏五

金箔方圓

善本作金

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翰曰金謂壺壺形方箔引水其形圓飛箭也流水也吐謂箭納於壺也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箔則引水者而形圓孫綽漏刻銘曰乃

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胃吐水無滯咽

變律改經一皆懲

革

銑曰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為變其常法一皆定改善曰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日也天

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

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

向曰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晷日也言可

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善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謂土圭也已見上文不

圭撮無乖忒

濟曰謬誤也六栗曰圭十抄曰撮十黍曰撮言新漏刻無乖誤也善曰漢書曰夫推歷

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十黍一累十黍一銖振饒括切又

可以校運筭之聯合辨分天之邪正

良曰校考運移聯離也分天謂

歷也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善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

六歷謂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也張倉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疎闊之中最為微近也陵渠覆太初歷晦朔最密也善曰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後注同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

煥乎無得

善本作德字

而稱也

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

昔嘉量微

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功載在銘典

向曰周禮

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善曰周禮臬氏為量其







度時惟我皇

向曰言武帝於此窮究而度也

方壺外

次圓流內襲

濟曰次敘襲重也方壺體也圓甬體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

級

良曰洪大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

靈虬承

注陰蟲吐喻

翰曰虬龍也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作蝦蟇銜承蓋而吐喻之

日靈蚪吐注

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銑曰言微妙也

應無窮鬼出神入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如繭之抽絲

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善曰陸機漏刻

耳不輟音眼無留

眇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濟曰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

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

善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

壺為胥徒居右壺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覆薄非兢臨深罔戰

善曰毛詩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授受靡咎晷降弗爽

翰曰言時之授受無咎也則外降之節不差也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門持五夜相傳授也藉田賦曰挈壺掌外降之節

唯精唯一可法可象

銑曰言專精之人可為之法象

謂作事可法左氏傳此宮文子謂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

月不遁

善本作

來日不

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

向曰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曰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

則曰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

晷景暮卷莢晨生

濟曰合晷景也其葉

呂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夜合而明舒莢瑞草也晷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夜則日落一葉

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晷景也

尚辨天意猶測地情

翰曰言合晷景莢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

善曰詩

汎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況我神造通幽洞靈

銑曰洞通靈神也神造謂漏刻也

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也

向曰皇天也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法也程謂法也



也曹植列女傳頌曰  
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侍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良曰穹天也言皇天之神不察視我明

善也 善曰毛詩彼 誰謂不痛 善本作 早世即冥誰謂

不傷華繁中零 翰曰傷亦痛也零落也言痛其早死也 善

世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 銑曰天少

言存亡雖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 善曰莊 朝聞夕沒

先民所思 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先人古人也思 何用誄

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濟曰素旗難帛為

也 善曰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

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

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良曰猗

侍中察官也遠祖畢公高也本與周同姓佐武王伐紂有功封於畢

是謂畢公也 善曰史記曰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

畢也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

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翰曰齊

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伐絕亡流裔至畢萬

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

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焉 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事晉

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

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

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于孫稱王是為惠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詞

曰伊伯庸 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銑曰斯氏王氏也 世滋

之末胄也



芳烈揚聲秦漢

向曰滋繁烈業也秦有王難王翦

會遭陽

九炎光中蒙

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

炎光謂漢也蒙暗也

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蒙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蒙不

明也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良曰世祖謂光武也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善曰

世祖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人於變時雍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善曰春秋漢合學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能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寵爵之加匪惠惟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

自君二

祖為光為龍

向曰梁曾祖龍為光

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大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龐也

或掌

善本作統字

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龔司空暢也揆度也言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能順從而行也善曰尚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又曰

慎徽五典

天靜民

善本作人

和皇教遐通

良曰言能使天下

伊君顯考弈世

善本作葉

佐時

翰曰伊惟考父也弈不絕之稱也謂梁父議為大將軍何進長

史也

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善注同

出臨朝岱庶績咸熙

向曰梁父出為岱郡太守也庶衆績功也咸熙皆廣也善曰梁父無傳其官未詳尚書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

廣宣彊記洽聞幽潛微言

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梁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

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善曰孔叢子萇引曰仲尼治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

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文若春華思若涌泉

良曰春華喻繁茂也思才思也

泉涌言不絕也善曰春華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敎理馬援曰謀如涌泉勢如轉圓

發言可詠下筆

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開

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開明也善曰魏志梁善屬文舉

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

棋局逞巧博弈惟賢

銑曰棋局逞巧謂梁能覆局及善博



弈之術也 善曰魏志曰繁觀人圍碁局壞繁為復之碁者不信以  
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  
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皇家不造京室隋顛宰臣專制帝

用西遷 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隋顛謂墜落也  
宰臣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還帝於長安 善曰毛詩曰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君乃

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 濟曰阻艱謂遭  
然鳳飛見君子比德於鳳故以此喻繁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善曰魏志曰繁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陳敬仲曰  
羈旅之臣杜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七蠲 身窮志達居鄙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  
得去亂朝也鄧陋鮮明也南  
嶽衡山也清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 善曰盛引之荆州記  
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誄云振冠南嶽濯纓清川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翰

岳濯纓清川集本清或為清誤也 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翰  
千求也勢權執政之人也 善曰列子  
曰北宮子庶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荆人或違陳戎講  
武 善曰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君乃義發筭

我師旅 濟曰義發謂勸劉表子琮降曹公筭謂籌度知其疆  
盛也 善曰魏志曰劉表卒繁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高  
尚霸功投身帝宇 良曰高尚太祖有霸功也帝宇謂漢室也  
三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傅幹  
後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翰

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善曰斯  
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 是與伊何響我

明德投戈編郡 若 稽顙漢北 銑曰奉上曰響編郡二縣  
縣稽顙從漢而北歸 善曰漢書南  
郡有編郡縣音義曰編音鞭郡音若 我公寔嘉表揚京國

金龜紫綬以彰勲烈 向曰寔實嘉善揚明也言曹公實善  
繁為極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 善曰魏志曰太祖辟繁為  
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勲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濟曰靡無  
卓高峙立

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濟曰靡無  
卓高峙立



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而忘於家殊異之略高立於時也 善曰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

孟子章指曰乃署祭酒與軍行止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憂國志家 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銑曰天子進曹公爵為魏王使置百官又理也謂雋理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之人也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曰雋又在官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君以顯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舉秉機省閤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祭為侍秉執機微之事於此也蟬貂朱衣皓帶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貂附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耀當世芳風掩藹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世也曉藹盛貌 善曰劉歆遂初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賦曰奉華蓋於帝側漢書曰韋玄成繼父伯位封侯榮當世焉爾衡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顏子碑曰秀 不實振芳風 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徒光光戎輅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建駭風但君侍華轂輝耀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善曰曹公署祭酒為軍謀祭



自言與粲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善曰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生良友生謂朋友也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向曰遐遠如何杳忽棄我夙零濟曰奄遽夙早零落也感昔宴會

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敝善本作人命靡常吉

凶異制良曰厲遠也子植自謂也戲為初與粲有戲言敝踣靡無也異制歎粲先死也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

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此歡之人孰先隕越翰曰此歡則前宴會也孰誰也誰先隕越

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何寤夫子果乃先

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

獨有靈游魂泰素銑曰言何寤粲乃先逝也向曰言與粲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粲懷疑求書以訪明

據也泰素天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粲有求仙之言也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我

將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濟曰植言子之魂神

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於天路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

路零柩既臻將及善本作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

鳴良曰臻至也魏京魏都也靈輜靈車也軌轍也白驥白馬也謂巨卿所乘以哭元伯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

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

聲翰曰廓空也藏景蔽形言不見也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兩泣交

頸居盈切銑曰延引也兩泣言泣下如雨而交頸也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

不沒達士徇名向曰安止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善曰莊子曰胥士之

徇名小人之徇財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濟

孔甚也言生為時榮死為人哀亦為甚榮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 揚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良曰揚肇為荊州刺史是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熒陽揚使君薨嗚呼哀哉陽郡名

戴謚也諸侯死曰薨也善曰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楊肇已見懷舊賦夫天子建國諸侯

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足以政教和也善曰左

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也禮記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周賴尚

父殷憑太阿向曰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

曰大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濟曰矯矯武貌爪牙謂為將軍也善曰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

良曰克能績功嘉善也善曰尚書曰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

不永玄首未華肅清遠荒降年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善曰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銜恨沒世命也

奈何嗚呼哀哉銑曰銜恨恨功未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善曰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

道也身沒名垂先哲所肆向曰哲智肆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善曰東征賦曰唯

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濟曰謚者行之跡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託旒旗爰作

斯誄良曰旒旗謂銘旌幡也古人用以書德行爰於也善曰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翰曰邈遠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榮於晉之陽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

楊氏或稱侯號曰陽侯肇則其後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榮於晉之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

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奕世不顯允迪大猷銑曰奕世相連不絕

也不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善曰尚書曰公稱不顯德毛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天贗善本作猷字



漢德龍戰未分

向曰龍戰喻羣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善曰左氏傳曰天而既賦周德矣周易曰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濟曰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韞韞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

鳥則擇

木臣亦簡君投心魏

善本

朝策各委身

良曰言肇之祖父漢

未仕於魏朝也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翰曰塗泥跨躡也言肇父格曹魏之任用如龍之奮躍淵泥躡騰風雲

善曰答賓戲曰振枝濟塗跨騰風雲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銑曰統領也驍騎肇祖也領軍肇父

也善曰潘岳揚華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蕭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

向曰篤厚纂承

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基本也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

肯堂矧肯構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

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又弗格茲怡怡已見上文

多才豐藝彊

記洽聞

良曰豐多也洽備也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

目睇毫

末心筭無垠草諫兼善尺牘必珍

翰曰睇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

隸之書皆善也與人尺牘皆珍貴之以爲榮也尺牘尺書也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答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牘

王皆藏去以爲榮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

紙落如雲

銑曰輟止翰筆也紙落如雲言書疾也

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散璞發輝臨軹

止

作令

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也肇爲此

縣令善曰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肇碑曰嘉平初除軹令

漢書河內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

濟曰化風化也惠愛洽偏也良曰越度也司官爲理書侍御史言肇自軹令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善曰肇碑曰肇遷治



書侍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位其任視民如傷御史肇時兼大理之任憲法也泣臨也視人如傷言重人命也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左氏傳逢滑曰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善曰庶獄明慎刑辟端詳正詳審也善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尚書周公曰聽參臯呂稱侔于張

向曰臯陶舜士師呂侯庶獄庶慎聽參臯呂稱侔于張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

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善曰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

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

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濟曰肇為野王典農中郎將天下稱之

除野王典農中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將倉盈更億國富兵

疆

良曰盈滿也庾亮倉庫十萬曰億倉庫實故兵疆也善曰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強也

煌煌文后鴻漸笄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

又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紘

五色土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紘公侯之服飾也善曰肇碑曰五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置魏氏順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赤黻散與紘古今字同魏氏順

天聖王

善本作受終

皇帝璽紘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禁戎

善曰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

帝宮

良曰司主管簫也閭闔洛陽城門言主門簫清淨帝宮以備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謂亂惡也作起也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

勞班命彌崇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謂督勲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謂督勲

伯故云班命彌高也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



勞進封東武伯  
說文曰督察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

分流  
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海岱謂青州江漢謂荊州玄化道化  
也周被也疆場分流言未同也疆場謂疆界也善曰毛詩

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  
矣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

水經此州  
而入海也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莞完及牧

荊州  
濟曰秉執也言兼文武之職者此時惟揚侯而巳東莞縣名  
肇時為東莞相及荊州刺史也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制

州刺史漢書琅邪郡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良曰折衝衝突也  
有東莞屬徐州也

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軍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毛詩

曰虎拜稽首  
對揚王休聞善若醵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

柔  
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德以安人也善曰國  
語楚藍尹疊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醵得一士若賞謝

承後漢書曰張儉清絜中正疾惡若讎左氏傳倉葛曰德以  
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吳夷

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與  
勞席卷兩極  
銑曰吳夷凶  
侈謂孫皓也

為師畏逼謂吳將步闡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荊州  
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言肇初乘闡之降將

席卷於吳也善曰班固高  
繼襄糧盡神謀不忒  
向曰寒

紀曰乘釁而運席卷三秦  
當為糧繼不續而敗非肇神謀之差也  
善曰楊肇伐吳而敗已見辨亡論下

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  
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直於人言  
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言不損於明也善曰左氏傳曰晉  
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桓子其敗如日月之食焉

何損於明也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良曰咎罪也讓責也言負恃其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旆謂還  
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善曰毛詩曰誰敢執其咎左氏傳孔子

曰趙宣子古之良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杜閉也善曰漢

大夫也為法受惡  
書曰王陵杜  
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

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銑曰祁祁衆多貌搢紳衣冠之  
類也靡無咨問質定也善曰

毛詩曰采芣苢祁祁搢紳  
先王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  
堂矣未入於室也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為諏漢書曰張



疎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也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向曰貶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

行身雖窮而志樂也逸樂也善曰毛詩曰我位孔弗慮弗圖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濟曰慮

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慙而使

大命終也善曰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詞曰寢疾而日愁

諫衛以尸顯政良曰楚子囊還自伐吳病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於郢史魚衛大夫也臨死謂其子曰

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不肖死不當居正堂殯我於則

室足矣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謂子囊忠君不忘增其

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

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之不肖而不能退

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

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

念在朝廷翰曰蓐席也朝廷謂天子也朝廷善本作厥辭夕隕其

命銑曰言朝有思君之言而夕亡也聖主善本作嗟悼寵贈衾襚誅德

策勲考終定謚向曰悼傷也衾單被襚衣服也濟曰肇薨

策勲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曰

懷邦族揮淚良曰辟君也邦族謂國家孤嗣在疚寮屬

含悴翰曰孤嗣肇子也疚病寮寮屬赴者同哀路人增欷

嗚呼哀哉銑曰欷泣之餘聲也余以頑蔽覆露重陰向曰余岳

先考執友之心濟曰考則岳父言我進思父之執友更增痛仰追

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俯感知已識達之深良曰知已言戴侯知我

也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承諱忉怛涕淚霑襟翰曰諱死

遠聞之故云承諱忉怛悲傷也善曰楚詞曰泣歔歔而霑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



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聞死豈忘其奔走時屬病深故在疾病不得視省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向曰肅侯名暨

康侯名譚也善曰肅侯楊暨也戴侯揚肇也並已見上文康侯楊潭也八歲喪父其母曰善

無曰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濟曰密陵成侯名默元女長女也

舍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服虔

曰元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

難良曰保安父理也艱難謂辛苦也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保父王家戴侯康侯多所論

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摸範矣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言其軌跡皆用摸法於祖父也善曰曹子建

自試表曰終君以妙年使越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奇之銑曰舅氏謂鄭表家也言能約儉菲薄岳甚以為奇善曰論語子曰回

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菲飲食馬駟曰菲薄也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向

茂美也日新謂盛德日加新麗也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已止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

之姑余之伉儷焉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侯父康侯也伉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善

曰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往歲卒于善本作德宮里

翰曰德宮里善注同次綢繆絜月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

言時與仲武壅服其妻親密絜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志善本作至字

二文選五十六卷



也不幸短命

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謂死也善曰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

者不幸短命死矣

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

善本有夏字

五月己亥

善本有卒字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世

善本作葉字

熙隆

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

惟祖惟

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

良曰載則楊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

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

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

吾子誕茂淑姿

翰曰篤厚誕大茂美淑善也

克岐克嶷知章知微

銑曰幼而有知曰岐嶷易曰君子知微知章也章明微幽也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鉤深

探賾味道研機

向曰賾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鉤深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微也

善曰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天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機也

匪直也人邦家之輝

翰曰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善注同

子之邁閔曾未齒駘

良曰

邁遇閔病曾則也齒毀齒也駘總髮也

善

如彼危根當此

曰鄭玄周禮注曰齒毀齒也埋倉曰駘髮也

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

向曰飈急風也危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

屬亂朝也靡無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也善曰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詩曰出自幽谷

弱冠流芳雋聲清劭

音韶協韻銑曰二十曰弱冠雋美助繼也言美聲清

遷于喬木

爾舅惟榮爾宗惟粹

音紹協韻銑曰二十曰弱冠雋美助繼也言美聲清

遠相繼

不絕也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安匱

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

向曰違豐盛

匱乏也先訓祖父舊作之文也藝法制也罔無肄習

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

日慎終如始

濟曰穆知矧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知好況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善曰老子

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爾休爾感如實在已

良曰言憂樂之事皆同於已也善曰新序曰

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

視子猶父不得子子

善本作猶子字善曰論語曰顏

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

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



其年實同厥心日吳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吳景西

如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銑曰死未

未三十日折湮沈謂死也善曰尚書曰六極寢疾彌留守

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善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

也言將死忘身之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善曰彌哀哀慈母痛

心疾首濟曰哀哀哭聲也疾首謂頭痛也善曰毛詩曰哀哀父

人嗷嗷母生我劬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暱就寡

和我芳委輝善本作毀壁摧柯翰曰挺出剖破也和十和

也皆喻正盛而摧毀言死也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

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

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

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

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披帙散書屢

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

人紙勞于手涕霑于巾濟曰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

龜筮既襲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既開良曰龜筮謂卜

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韻

頑行雲徘徊翰曰隈曲也頑頑徘徊雲鳥不進貌臨穴長

訣撫櫬盡哀善曰毛詩曰燕燕于飛願之頑之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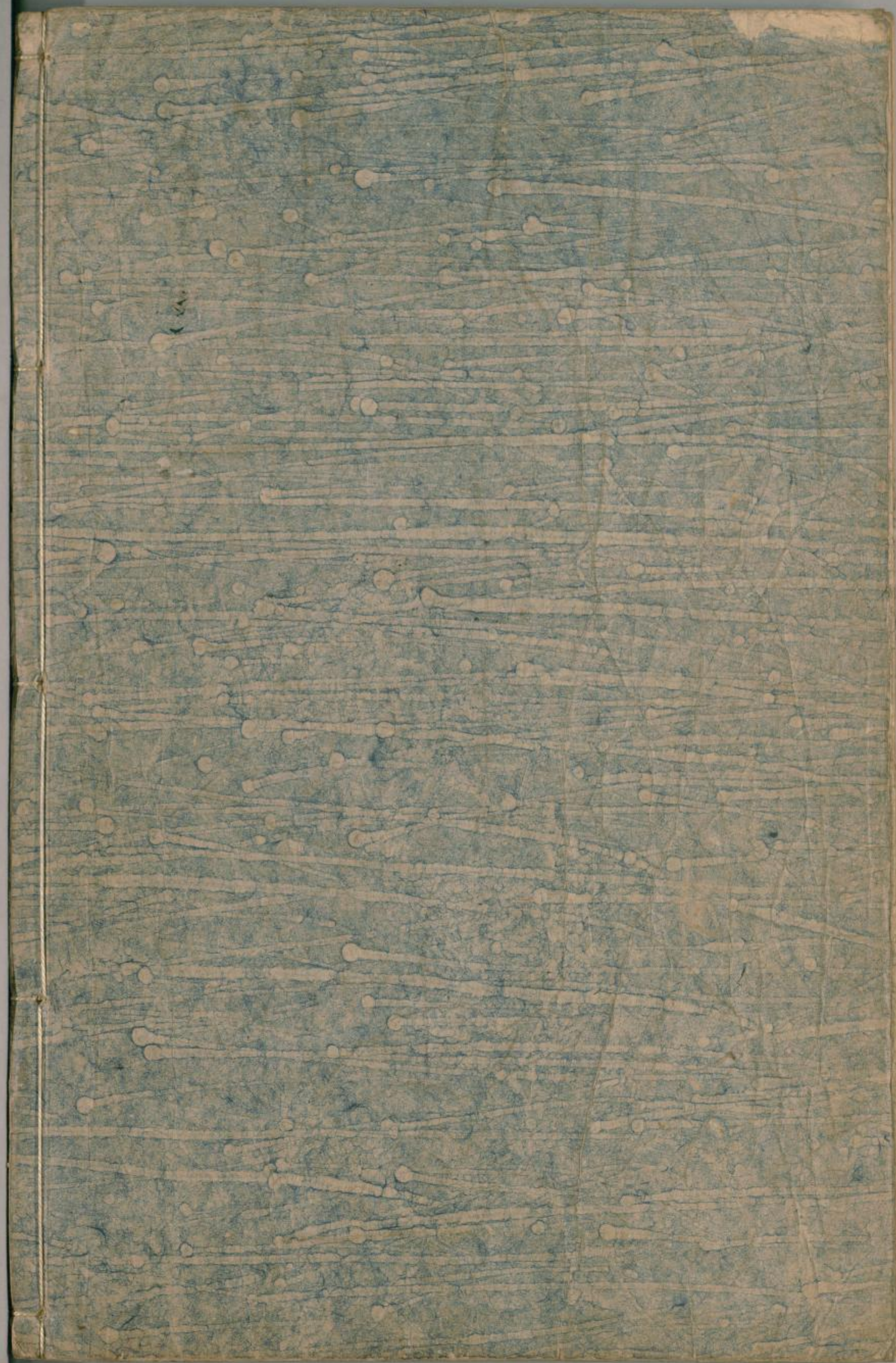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六

嗚呼哀哉  
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舍曰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孟早作負手曳杖逍  
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  
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戊申孟夏十三日李清雕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六家文選60巻』 請求記号 WA35-20

ガラス使用